

新年新语

2021年到来时,我不开心。过新年开心那是小孩子的事情,我很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一年又一年坚定推进,意味着从前那个遥不可及的年龄到来了。

2021年要走了,我同样不开心。“时间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间是一部摧毁和碾压一切的推土机。

年岁渐长的一个好处是,你会无师自通地明白很多道理。2021年,我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二是你要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很矛盾是不?人生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矛盾体。

先说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人生的很多烦恼来自太把自己当一回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圆心来看待世界;因为我来到世界,离开了人世,世界也就消失了。太看重自己,就会要求他人关爱我、善待我、重视我、重用我,凡是忽视我、轻视我、否认我就会不开心,烦恼就会不断。

其实我们真的不重要,世界不多你一个也不少你一个,在历史的长河里能够名留青史的并不多,都是时代和领域里的顶尖精英,肯定不是普通的我。于国家于社会,你我都不是才能特别出众的人物,甚至于单位都是如此,“铁打的单位流水的人事”,人员大都悄无声息不着痕迹地来来去去。不要老想着别人如何看待你,你并没有活在舞台中心镁光灯下,大家也不是你的观众,每个人

想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真正看重你的,仅是你的几个亲人朋友。

“我是一个平凡之人。”清醒的认识会让你的心卸下重担,不要求完美,不事事在意他人的眼光,不过分追求名利地位以增强在别人眼里的分量感,并能坦然地接纳自己的缺点。这样,你的人生会减负许多。

但是,你又要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我很喜欢年度流行词,每年都会出来那么几个,2021年很风行的一个词是“躺平”,颇有点跟早几年冒出来的“996”唱反调的意味。新名词都会勾起我浓烈的兴趣,一个新的流行词,蕴含着一种社会价值风向。

“996”是精英成功人士的声音,提倡员工早上上班9点钟,晚上下班9点钟,每周工作6天,远远超出法定的工作时间。这是“工作至上”的论调,你的人生价值取决于工作,成功与否也取决于工作,你必须勤奋努力,全力以赴,你的人生意义都依附于工作。听起来有那么点励志的意思。

然而,2021年又出来个“躺平”,意思用不着多解释。这分明是跟“996”对着干。大概“996”过于压迫和压榨,非常人所能忍受,逆反的心态导致人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996”和“躺平”是两个极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分别都有追捧者。

我对“996”没有什么意见,如果工作能带给你莫大的成就感,

你认为自己大有可为,也有大干一番的决心,你可以把家搬到单位,也可以一年365天全年无休,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比如理想主义者埃隆·马斯克,他几乎没有家庭生活 and 休闲生活。比如热衷于仕途的人,我身边就有一些,他们工作休息吃喝拉撒全在单位。对此,我不会鄙视你,说你是一台没有情感的工作机器或名利机器。当然也不会高看你,把你当作英雄来膜拜,把工作狂当作美德来称颂。我仅有的意见是:“996”应该是个人行为。

同样,我对“躺平”也没有什么意见。假如你的人生定位是不努力不奋斗,按部就班,平平淡淡过一生,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人生形式。我们提倡生物多样性,人生不也应该多样性么?世界的美好在于多样性。对此,我不会鄙视你,说你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当然,也不会欣赏你,说你淡泊名利,超凡脱俗。

选择什么样的人生,这都是很多人的事情,只要没有犯着他人,都可。

我所欣赏的是:尊重你自己,重视你自己,把自己当作一回事。当你看重自己时,就不会被社会风潮带着走。社会的价值观是今年东南风,明年西北风,如果你不尊重自己,会很容易被这些风刮得东倒西歪,人生将变得混乱不堪。因为哪种价值观看上去都有道理,相左的价值观会让人无所适从。

重视你自己,听听内心的召唤。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他的价值和使命,尊重你的内心和特质,你的特质是什么,就去发展什么。台湾蔡志忠觉得自己为漫画而生,胡因梦觉得灵修是生命的召唤,他们的人生都专注于此,生命富足又平和,我对他们“福气+羡慕”。

于我自身,我不会敷衍工作,它是我安身所在,但不奉若神明,视其为全部价值。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之外还有生活和爱好,人生的美好也在多于它。我觉得自己很有一些特长,不发展这些特长简直令人发指,我是如此美好一个人儿,我是如此看重自己,哪能舍得丢掉这些特质(自恋一下)?在工作之余挖掘这些特质远比“躺平”要快乐得多,探索自己发展自己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

关于“躺平”,我共鸣鸣敏洪的观点,“俞敏洪”也是本年度热词,他说:“我不反对躺平,但反对什么都不做吃父母喝父母的躺平。”“躺平看天上的流云飞渡,是为未来更好地出发,而不是把自己放倒。”“人生本来就是苦的,什么也不做比其他痛苦更加深刻。”

对于世界对于国家对于社会,不看重自己,能让我们更加平和。对于个人对于家庭对于生活,看重自己,能多一些笃定充足。这是2021年送给我的礼物。

2021年,再见!

读诗小札

雨神过黄岩

松庐  
(古典主义者)

“宴坐峰前冲雨急,黄岩县里借舟迟。百年痴黠不相补,万事悲欢岂可期。莽莽沧波兼宿雾,纷纷白鹭落山陂。只应江海凄凉地,欠我临风一赋诗。”这首题为《自黄岩县舟行入台州》的七律,相传为当年陈与义陪驾宋高宗避海台州时所作。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居士,洛阳人,是两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政和三年及第入仕,早年踟蹰京洛,担任低级官吏。宣和年间,以五首《墨梅》诗受到徽宗赏识而连续擢升,旋又卷入酷烈党争,谪贬陈留,靖康难起,他避乱南奔,辗转于襄汉湖湘之间,高宗南渡后重受征召,累官至参知政事。

早在洛下之时,陈与义即有“诗俊”之称,诗风清峭幽丽,多闲情逸致、流连光景之作。建炎以后,陈与义避地湖岭,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浩括繁露,以雄浑代尖巧”,其南渡后的诗作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为宋诗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陈与义的诗作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偏好摹写雨景。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两代的五言和七言律诗,卷十七共收录写雨诗135首,其中陈与义的咏雨诗入选26首之多,超过了杜甫的24首,居唐宋诗之冠。因此,称陈与义为诗史上的“雨神”,应名至实归。他平生最得意的“开门知有雨,老树半湿身”(《休日早起》)二句,洗尽浮华,寓意趣于平淡,写的正是秋雨。陈与义以诗名世,南宋时即极受推崇,方万里誉其“诗宗已上少陵坛”,他的词作不多,冥搜静觅,仅得一卷《无住词》收词十八首,却是吐言天拔,古雅顿挫,阙阙可咏,字字可爱。一阙《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堪列宋词名篇。为高宗激赏的陈诗名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既有陈与义偏爱的雨声,又再次出现了“二月花神”杏花。看来,除了喜雨外,陈与义还喜欢早春杏花的散淡空灵。晚清陈衍《宋诗精华录》在比较此句与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后,点评陈诗“视放翁之杏花,气韵阔于远矣。”

关于这首《自黄岩县舟行入台州》,当地长期流传的陈与义陪驾赋诗一说,源于《赤城续志》与《方輿览胜》记载陈与义“建炎中避地临海”的只言片语,实则与史不符。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记黄岩金鳌山条:“府东南百二十里,宋建炎四年金人入寇,高宗泛海尝泊此山,留四十日始还绍兴。”史载建炎四年高宗流亡海上,正月初三船队进泊章安,登金鳌山素食。正月十五,有两艘海船因风直犯禁卫,查问得知是贩运柑橘的客商。高宗“乃命贲于柑皮中,点灯随潮退,放入海中。时风息浪静,水波不动,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没演演。”从此之后,当地元宵点橘灯的习俗流传至今。三月间,高宗得知金军北撤,遂自温州乘船北上,返程途经台州时,御舟搁浅几致翻船。君臣在沮洳之地行走,只能“著草履行泥泞中”。群臣中丞相吕颐浩戏言“草履便将为赤舄”,参知政事范宗尹对以“稻秸聊以当沙堤”。当时的狼狽情状可见一斑,但随行臣僚中并无陈与义。当地也因此留下了“上皇”的地名。而巧合的是,吕颐浩、范宗尹这两位名臣不久之后均侨寓台州。

对高宗避海台州一节,元末黄岩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记载了一段奇闻轶事:“初宋高宗在潜邸日,泰州人徐冲霄能知前兆事。群儒言于徽宗,以至以宾礼接之。一日,献诗于帝曰:‘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西去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上金鳌背上行。’及两宫北狩,匹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镇,滩浅搁舟,落帆于镇之福济寺前以候潮。顾问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鳌山。’又问:‘此何所?’曰:‘牡蛎滩。’因默思神翁之诗,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见此诗在寺壁间,题墨若新,方信其异人也。”无独有偶,在唐代开元十七年由宰相贬任台州刺史裴君衡的裴君衡身上,也有着类似的事迹。《新唐书·方伎传》载:“许州张憬藏工相术。光庭当国,憬藏一纸大书‘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后三日贬台州刺史。”地处山海之间的台州,自古就充满神奇的色彩。

高宗历尽艰辛登陆明州,再到越州,认为“绍祚中兴”,遂将建炎五年改元为绍兴元年,行朝暂驻的越州也因此改名绍兴。据考陈与义年谱,绍兴元年春出贺溪,作《舟行遣兴》:“会稽尚隔三千里,临贺初盘一百滩。”时应召赴古名会稽的越州。接下来沂康州,过封州,至广州,度岭岭,历漳州。“我欲寻诗宽久旅,桃花落尽春无所。渺渺蓝舆穿翠壁,悠悠空谷送黄鹂。”(《渔家傲·福建道中》)此刻,朝廷所在的浙江就在前方,诗人的心情无疑是欢愉的。由闽入浙时,陈与义作《舟行入前仓》:“尽行江左路,初过浙东村。春去花无迹,潮归岸有痕。”(《嘉庆一统志》载:“前仓镇在平阳城南二十里,亦名钱仓。”)

到达温州,已是春逝入夏了,陈与义乘兴游览乐清雁荡山,留下《题大龙湫》《雨中宿云峰寺》诸诗。前诗“宴坐峰前冲雨急”中的“宴坐峰”,即为雁荡峰名。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雁荡山》篇记载了唐代诗僧贯休的《诺谟罗赞》:“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经行、宴坐原意均为佛家修行之法,雁荡经行峡、宴坐峰,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

由雁荡至黄岩,古来就有台温古驿道通行。这一路山水相伴,风光奇秀,陈诗中“纷纷白鹭落山陂”的景象经历千年今仍得见。距离陈与义过此地二十六年,祖籍黄岩宁溪,家住乐清四都梅溪的王十朋赴临安应试,一举高中状元,走的也正是这条古道。在翻越盘山岭时,王十朋慨叹:“江山看不尽,回首隔沧浪。”

“黄岩县里借舟迟”,陈与义到达黄岩县城后,马上着手寻找舟船,溯灵江直抵台州府城。一个“迟”字,写尽了渴盼早日面圣的急切心理,而“百年痴黠不相补”句,则是化用晋顾恺之“痴黠各半”的典故以自嘲。

是年夏,陈与义奔波万里,终于赶到行在所在的越州。绍兴二年正月,随驾往临安。绍兴六年九月初,从帝幸平江(今苏州),七年三月从帝幸康(今南京)。至此,陈与义也到达了仕途的顶峰。一年后,一代诗宗溘然病逝,终年四十九岁,无缘再为当年匆匆而过的黄岩临风赋新以偿诗债,而诗中感叹的“江海凄凉地”,则成为南宋的辅郡,繁华千年。

再见,2021

(一) 故人文青,摆弄小文字  
谢慧敏



茶言观摄

华顶的雪

孙敬摄

前几日,浙江下了一场雪。杭嘉湖的人们,见天空雪花纷飞。东南沿海地区的台州,却只下了一场雨。想要看雪,只能去高山上,例如,天台山华顶峰。最早登山寻雪的,往往是摄影家,他们是美的追寻者。镜头下,华顶峰的云顶杜鹃,开出了一朵朵晶莹的雪花,一眼望去,真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感。

——编者絮语



故人故事

岁末年初,一向不忘在家族微信群里送祝福的“秀秀”,不在线了。“秀秀”是阿姑的网名。2021年12月12日早上,我没有了疼爱我的阿姑;爸爸和小叔、三伯爷,失去了从小护着他们的姐;表哥表姐没有了最亲爱的妈。

打记事起,老屋堂前有棵不怎么高的梨树,但每年都丰产。阿姑从城里回老家探亲的夏天,我就能尝到从树上摘的梨。

吃完梨后的暑假,阿姑就带上我们堂兄妹,一起进城小住几天。

每天从白粥、油条的香味中醒来,小巷口的油墩子、儿童书店的小人书、水井冰镇的西瓜、门口老式钟表店、表姐书桌石头上画的猫、凌晨邻居12寸黑白电视直播世界杯时宋世雄的解说……都成了我的城市最初印象,且在一年又一年里,不断增长。

这样的寒假暑假会过得很快。城里住久了,其实在我印象中才刚开始,但爸爸就会去老家隔壁木材公司的老伯伯家打电话到城里阿姑家门口的手机店,要把我催回乡下。

阿姑习惯性地把我劝住,让我们多住了一晚。次日清晨,去三角马路车站的大街有些冷清,百货公司的门也没开,橱窗里的模特在晨光中依然光鲜,里面的玩具还没看够。阿姑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上班车,对一向晕车的我会多叮嘱几句。挥手告别后,她再赶回去上班。

最冠冕堂皇的一次进城倒不在寒暑假,是在上幼儿园,我被推荐去城里参加全市少儿绘画比赛。因为小,比赛前一晚被安排在阿姑家住,第二天一早再被老师领去参加比赛。

那次运气不错,我的画获了市三等奖。作品后来在大街宣传橱窗展出,正巧被表哥看到,让阿姑也高兴了好一阵。

岁末年初,老屋前打霜的稻秆亭等得有些久,阿姑坐着公共汽车,从坑坑洼洼的石子乡道上,一路尘土来到镇上车站,穿过后操场,走过老学堂,拐进老街,

来到王港桥头,走进我们的小院。爷爷在老街摆摊卖炒豆,还有他自己手工切的炒米糖。奶奶会在家门口道地的方木桌上糊纸袋。阿姑会和我们堂兄妹帮着做一些,聊家常,聊我们学习情况,露出满意的笑,不忘勉励。

吃过奶奶烧的鸡子面干,太阳很快偏西,阿姑要回城里了。舍不得,我会把她的手提袋提前抱过来,藏到门口那棵稻秆亭后的角落里,尽管稻秆亭平时老是发出窸窣的怪响。阿姑身材偏胖,进不来。爸爸出来“斡旋”,在阿姑的微笑中,我乖乖地把包拎回来,目送她去了后操场的车站。

阿姑送我的夹克运动服,伴我度过了初中两三年,从偏大、合身到偏小。有一次,同学去市里参加田径比赛,还借过去参加方阵开幕式。在物资贫乏的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校服,运动会的衣服五花八门,团体操也就红蓝绿棉毛衫,两侧两条白道。这件深蓝色的夹克运动服,看来真的是流行款。

表哥退下来的西装短裤连背带和格子上衣,我倒在箱底不爱穿,可能还是太洋气了,乡下孩子不习惯。

我不知道,过去30多年的事,为什么还会记得这么清楚,但我知道这些应该记得。

印象中,阿姑搬过三次家。先是从手表店后的小巷旧矮房,搬到能在阳台看到中山塔的机关套房,那时我已上高中,从台州中学步行到那里,不算近,但我乐意,况且周末能在阿姑家吃顿好的。

第二次阿姑家搬到中山小区的时候,我上大学了,暑假不忘坐车来看阿姑。捂住猫眼敲门后,阿姑一脸欣喜。打着太极拳的姑丈也很热情,说我眼镜片又厚了,叮嘱别太近视了。

第三次是搬到表哥买的耀达商场楼上的大套商品房。表哥小时候读书不错,听阿姑说上台州中学时喜欢上了踢球,很疯,但成绩也被踢到孙山了。为这事,阿姑和表哥都没少受姑丈的批评,但表哥长大后事业有成,还特孝顺。转眼毕业,我在另一个城市

安家工作。结婚时,阿姑特地安排了东湖边的酒店,帮我举行了婚礼。但之后,我回临海看阿姑的时间却少了。

阿姑也闲不住,退休后去上老年大学,喜欢上了木兰扇,组建的表演团队参加运动会开幕式,阿姑一身红装,英姿飒爽妥妥地居C位。

表哥的事业蒸蒸日上,阿姑和姑丈常被安排去全国各地旅游,阿姑在景区留影的照片很漂亮。

本以为这样天伦之乐的日子会很长,但在阿姑和姑丈一次外出旅游回来时戛然而止。姑丈不停地咳嗽,起初以为着凉感冒,后来确诊是肿瘤。病房成了二老不得不常去的地方。

姑丈是老党员,温州瑞安人,曾是台州地区农业局领导,种子专家,领衔攻关的《杂交水稻汕优10号亩产制种技术研究》荣获1991~1992台州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爸爸是个种田好把式,在姑丈的科技加持下,亩产了得。

姑丈来乡下陪阿姑探亲时,爸爸常会带他去溪滩捕鱼。姑丈除了喜欢吃鱼,也喜欢喝绿茶,但我爸“茶一杯,茶叶半杯”的喝法还是让他惊讶。

本以为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的,这么优秀的姑丈会多陪伴我们几年,但也也许钻研于种子、农药、除病虫害等领域,姑丈积劳成疾。但他很坚强,从不轻易服输,也希望多陪伴家人几年。但最后他还是在痛彻心扉中离开了我们。阿姑瞬间也老去很多。

为了让阿姑散心,表哥安排阿姑去高档养老院养老。在外住得久了,阿姑还是念亲人,后来常回来,喜欢在老家她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小住几天。傍晚爱去溪滩边的绿道散步,与父老乡亲话家常。

2019年年初,回老家过年时,阿姑的左手臂一直肿腿退不下去,说话发声使不上劲,气上不来。一问病因,阿姑说是小毛病。吃的药盒写着消炎药,但这个药盒是被表哥表姐换过的,原来阿姑也患上了不治之症。家里人为了让她宽心,一直瞒着她。

有一种爱是家人瞒着她,有

一种默契是她即使发觉了却依然不说穿,像个老小孩一样心甘情愿被瞒着。

2019年7月31日,新冠疫情来之前的那个夏天,阿姑邀请了一大家族人,在小溪农家乐聚餐。饭毕,阿姑和她的嫂子、三个弟弟及晚辈们合影留念,然而,这竟成了最后的聚会留影。

之后的年底相聚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取消,而且可恶的疫情纠缠不休,家人们聚少离多。阿姑的身体每况愈下,长期卧病在床,让她的免疫系统紊乱,可恶的肿瘤细胞一点点侵蚀着她的器官。

但阿姑很坚强,也盼望有奇迹,念叨着等老修好了,三伯爷老屋翻新了再过来住一阵子……转眼又挺过了一年多,但阿姑进食越来越困难,又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去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当我趁中午送饭去病房看她时,阿姑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无能为力的我,默默地让眼泪往肚里流,握着她的手,祈祷把我身上的能量输送给她,为她驱除病魔,缓解痛苦。但在这个病魔前,整个人类都很无力,即便表哥表姐在北京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

上月11日,又熬到了周六,本想去探望的我,被突然严峻起来的疫情防控形势挡在病房外,就连夜去急诊室做了核酸检测,盼着第二天上午再去看望。

医院疫情期间陪护限制很严,家属只能去一人,弥留之际的阿姑当天深夜被送回家里,以便家人看最后一眼。而我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还在医院等核酸检测。

第二天早上8点多,阿姑与世长辞,享年83岁。徒留包车赶到大桥,在接到电话后愣在那儿,老泪纵横……

2021年12月12日,晴了多日的天下起了雨……不说再见。阿姑,愿您在那头再无病痛。

逝去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年轮会把记忆碾碎,我怕敌不过时间,记下来,刻心上。尽管满怀感慨,落笔苍白。

逝去是一种再相逢,无论沧海桑田,无论春起秋落,只要不曾忘记。阿姑,我们会想您的。

姑妈似妈

(静静思考,深深懂得,淡淡释怀)  
牟同飞